



# 格萨尔王

KING GESAR [修订本]

阿来 著

# 格萨尔王

༄༅། གེ་སར་རྒྱལ་པོ་  
KING GESAR  
[修订本]



阿来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格萨尔王 / 阿来著. — 修订本.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229-08770-8

I. ①格…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4 ) 第232720号

## 格萨尔王

GESAER WANG

阿来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策划编辑: 王非庶

责任编辑: 舒晓云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刘 菲

封面设计: 7拾3号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mailto:bjhztr@vip.163.com)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2.25 字数: 330千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部 神子降生



[故事：缘起之一]

那时家马与野马刚刚分开。

历史学家说，家马与野马未曾分开是前蒙昧时代，家马与野马分开不久是后蒙昧时代。

历史学家还说，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后”时代的人们往往都比“前”时代的人们更感到自己处于恐怖与迷茫之中。

的确是这样，后蒙昧时代，人与魔住在下界，神却已经住在天上去了。尽管他们还常常以各种方式降临人间，也只是偶一为之罢了。在人与魔的争斗中，人总是失败的一方。神不忍心看人长久而悲惨的失败。不忍的结果，也就是偶尔派个代表下界帮上一把。大多数时候，忙都能帮上。有时也会越帮越忙。据说，蒙昧时代结束后一百年或者两百多年后，神就不经常下界了。说来

也怪，神不下界，魔也就消失了。也许魔折腾人，只是为了向神挑衅，如果只是欺负软弱的人，自己都觉得没什么劲头。更通常的说法是，魔从来就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所有人都知道，魔是富于变化的，想变成什么就能变成什么。可以变成一个漂亮无比的女人，也可以变成一根正在朽腐，散发着物质腐败时那种特殊气息的木桩。

魔既然想变成什么就能成为什么，久而久之，就对种种变化本身感到厌倦了。如此一来，魔就想为什么一定要变化成那些凶恶的形象呢？于是索性就变成了人的形象。魔变成了人自己。魔与人变成一体。当初，在人神合力的追击下，魔差一点就无处可逃，就在这关键的时候，魔找到了一个好去处，那就是人的内心，藏在那暖烘烘的地方，人就没有办法了，魔却随时随地可以拱出头来作弄人一下。这时的人，就以为自己在跟自己斗争。迄今为止，历史学家都对人跟自己斗争的结果与未来感到相当悲观。他们已经写的书，将要写的书，如果并未说出什么真相，至少持之以恒地传达出来这么一种悲观的态度。俗话说，牲口跑得太远，就会失去天赐给自己的牧场；话头不能扯得太远，否则就回不到故事出发的地方。

让我们来到故事出发的地方。

一个叫作岭的地方。

这个名叫岭，或者叫作岭噶的地方，如今叫作康巴。更准确地说，过去的“岭”如今是被一片更为广大的叫作康巴的大地所环绕。康巴，每一片草原都犹如一只大鼓，四周平坦如砥，腹部微微隆起，那中央的里面，仿佛涌动着鼓点的节奏，也仿佛有一颗巨大的心脏在咚咚跳动。而草原四周，被说唱人形容为栅栏的参差雪山，像猛兽列队奔驰在天边。

格萨尔大王从上天下界就降临在这样一个适于骏马驱驰的地方。

那时，后蒙昧时代已经持续好长时间了。那时，地球上还分成好多不同的世界——不是不同的国，而是不同的世界。那时不是现在，人们不会动不动就说地球是一个村落，到处宣讲所有人都在同一个世界。那时的人觉得大地无比广阔，可以容纳下很多个不同的世界。人们并不确切知道除了自己的世界之外，还

有没有别的世界，但总是望着天边猜想，是不是在天尽头有另外的世界。这另外的世界要么更加邪恶，要么更加富庶。有很多传说讲述或者猜想着那些邻近或者遥远的世界。叫作岭的那个世界在被人传说，而岭也在猜度着别的世界。那时的岭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但人们还是愿意把族人的聚集地叫作国。其实，那还不是真正的国。当智慧初启的人们用石头、木棒、绳索驱使家马与野马分开的时候，别的世界已经走出蒙昧世界很久很久了。在那些世界，哲人一边教诲众多弟子，一边进行幽深抽象的思考。他们培育了很多种类的植物种子，他们冶炼金、银、铜、铁，以及轻盈的汞和沉重的铅。那些世界已经是真正的国。从低到高，自上而下，他们把人分出细致的等级和相应的礼仪。他们树起雕像，他们纺织麻和丝绸。他们已经把外部的魔都消灭了，也就是说，在另外世界的那些国度中，如果有魔，也已经都潜藏到人内心里去了。它们让人们自己跟自己搏斗。那时，它们就在人的血液里奔窜，发出谔谔的笑声。

但在岭噶，一场人、神、魔大战的序幕才要拉开。

也有人说，世界上本来没有魔。群魔乱舞，魔都是从人内心里跑出来的。上古之时，本来没有魔。因为人们想要一个国，于是就要产生首领，首领的大权下还要分出很多小权，所以人有了尊卑；因为人们都想过上富足的日子，于是有了财富的追逐：田地、牧场、宫殿、金钱、珍宝，男人们还想要很多美女，于是就产生了争斗，更因为争斗的胜负而分出了贵贱。所有这些都是心魔所致。

岭噶的情形也是这样。河流想要溢出本来的河道，冲击泥土与岩石混杂的河岸，结果是使自己浑浊了。这是一个比方，说岭噶的人们内心被欲望燃烧时，他们明亮的眼睛就蒙上了不祥的阴影。

人们认为是一股风把魔鬼从什么角落里吹到世间来的，是这股妖风破坏了岭噶的和平安宁。

那么，妖风又是谁吹出来的呢？谁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会感到奇怪。人不能提出那么多问题，你要是老这么提出问题，再智慧的圣贤也会变成一个傻瓜。可以问：魔是从哪里来的？也可以答：妖风吹出来的。但不能再问妖风是谁

吹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要看清楚“果”，也可以问问“果”之“因”，但不能因此没完没了。总之，妖风一吹起来，晴朗的天空就布满了阴云，牧场上的青草在风中枯黄。更可怕的是，善良的人们露出邪恶的面目，再也不能平和友爱。于是，刀兵四起，呼唤征战与死亡的号角响彻了草原与雪山。

[ 故事：缘起之二 ]

某一天，众神出了天宫在虚空里飘来飘去四处游玩。看到岭噶上空愁云四起，神灵们的坐骑，无论狮虎龙马，掀掀鼻翼都闻到下界涌来哀怨悲苦的味道，有神就叹道：“有那么多法子可以对付那些妖魔鬼怪，他们怎么不懂得用上一个两个？”

大神也叹气，说：“原来我想，被妖魔逼急了，人会自己想出法子来，但他们想不出来。”在天庭，所有的神都有着具体的形象，唯有这个大神，就是那一切“果”的最后的“因”，没有形象。大神只是一片气息，强弱随意的一种气息。天上的神都是有门派的，这个大神笼罩在一切门派之上。

“那就帮帮他们吧。”

“再等等。”大神说，“我总觉得他们不是想不出法子，而是他们不想法子。”

“他们为什么不想……”

“不要打断我，我以为他们不想法子是因为一心盼望我派手下去拯救他们。也许再等等，断了这个念想，他们就会自己想法子了。”

“那就再等等？”

“等也是白等，但还是等等吧。”

他拨开一片云雾，下界一个圣僧正在向焦虑的人众宣示教法。这位高僧跋涉了几千里路，翻越了陡峭雪山，越过了湍急的河流，来到这魔障之区宣示

教法。高僧说，那些妖魔都是从人内心释放出来的，所以，人只要清净了自己的内心，那么，这些妖魔也就消遁无踪了。但是，老百姓怎么会相信这样的话呢？那么凶厉的妖魔怎么可能是从人内心里跑到世上去的呢？人怎么可能从内心里头释放这么厉害的妖魔来祸害自己呢？那些妖魔出现时，身后跟着黑色的旋风。人的内心哪里会有那么巨大的能量？于是，本来满怀希望来听高僧宣示镇魔之法的众人失望之极，纷纷转身离去。

那位高僧也就只好打道回府了。

众神在天上看到了这种情景，他们说：“人要神把妖魔消灭在外面。”

大神就说：“既然如此，只好让一个懂得镇妖之法的人先去巡视一番再作区处吧。”

于是，就那个高僧返回的国度，另一个有大法力的人出发了。前面那个高僧不要法术，要内心的修持，所以，他一步一步翻越雪山来这个地方，差不多走了整整三年。但这个懂法术的莲花生大师就不一样了。他能在光线上有种种幻变。他能把水一样的光取下一束，像树枝一样在手中挥舞。需要快速行动时，他能御光飞翔。于是，转瞬之间，他就来到了几条巨大山脉环抱的雄壮高原。他发现自己喜欢这个地方的雄奇景观。绵长山脉上起伏不绝的群峰像雄狮奔跑，穿插于高原中央的几条大河清澈浩荡，河流与山冈之间，湖泊星罗棋布，蔚蓝静谧，宝石一般闪闪发光。偏偏在这样美丽的地方，人们却生活得悲苦不堪。莲花生大师仗着自己高超的法术，一路降妖除魔，在天神指示的岭噶四水六岗间巡视了一番。他已经穿越了那么多地方，却还有更多宽广的地方未曾抵达；他已经降伏了许多的妖魔，但好像只是诱使了更多的妖魔来到世间，这自然让他感到非常困倦。妖魔的数量与法力都远远超乎于他的想象。更让人感到困倦的情形是，许多地方已经人魔不分了。初步聚集起来的两三个部落就宣称是一个国。这些大小不一的国，不是国王堕入了魔道，就是妖魔潜入宫中，成为权倾一时的王臣。大师可以与一个一个的魔斗法作战，却没有办法与一个又一个的国作战。好在，他只是接受了巡视的使命，而不是要他将所有的妖魔消除干净，于是，他也就准备转身复命去了。



这时，那些对于魔鬼的折磨早都逆来顺受的老百姓都在传说，上天要来拯救他们了。

好消息非但没使人们高兴起来，反倒惹出了一片悲怨之声。有嘴不把门的老太婆甚至在呜呜哭泣的时候骂了起来：“该死的，他们把我们抛在脑后太久太久了！”

“你这样是在骂谁？”

“我不骂我成为魔鬼士兵的丈夫，我骂忘记了人间苦难的天神！”

“天哪，积积嘴德吧，怎么能对神如此不恭呢？”

“那他为什么不来拯救我们！”

这一来，轮到那些谴责她的人怨从心起，大放悲声。

妖魔们却发出狂笑，大开人肉宴席，率先被吃掉的，就是那些传说了谣言的多嘴多舌的家伙。因为犯了长舌之罪，在变成宴席上的佳肴前，他们都被剪去了舌头，他们的鲜血盛在不同的器具里，摆在祭台上，作为献给许多邪神的供养。妖魔把一些人吃掉了，还有更多的人他们还来不及吃掉。这些还没有被吃掉的人，没有了舌头，他们因为懊悔和痛苦而呜呜啼哭。哭声掠过人们心头，像一条黑色的悲伤河流。

不论是什么样的人，但凡被这样的哭声淹没过一次，心头刚刚冒出的希望立即就消失了。望望天空，除了一片片飘荡不休的没有根由的云彩，就是那种幽深而又空洞的蓝，可以使忧伤和绝望具有美感的蓝。甚至出现了一种有着诗人气质的人，想要歌唱这种蓝。虽然他们不知道，到底是要歌唱天空的蓝，还是歌唱心中的绝望。但一经歌唱，忧伤就变得可以忍受，绝望之中好像也没有绝望。但是，妖魔不准歌唱。他们知道歌唱的力量，害怕这种动了真情的声音会上达天庭。于是，他们凭空播撒出一连串烟雾一样的咒语，那种看不见的灰色立即就弥漫到空气中，钻入人们的鼻腔与嗓子。吸入这种看不见的灰色的人都成了被诅咒的人。他们想歌唱，声带却僵死了。他们的喉咙里只能发出一种声音，那就是逆来顺受的绵羊那种在非常兴奋时听起来也显得无助的叫声。

——咩！

——咩咩！

这些被诅咒的人发出这样单调的声音，却浑然不觉，他们以为自己还在歌唱。他们像绵羊一样叫唤着，脸上带着梦游般的表情四处游荡。这些人叫得累了，会跑去啃食羊都能够辨认的毒草，然后吐出一堆灰绿色的泡泡，死在水边，死在路上。妖魔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力量。

对此情景，人们甚至说不上绝望，而是很快就陷入了听天由命的漠然状态。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脸上生动的表情变得死板，他们都不抬头望天。望天能望出什么来？总在传说会有神下凡来，但神就是迟迟不来。既然神都没有来过，谁又见过神的模样呢？传说有人见过，但问遍四周，又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其实，也没有人见过魔。不是没有魔，而是见到过魔的人都被魔吃掉了。而且，很多魔都化身成了人的形象。他们是高高在上的人，他们自称国王，或者以国王重臣或宠妃的面目出现于世人面前。所以，人们并不以为世上有妖魔横行，只是不巧投生在了苛毒的王与臣的治下罢了。有哲人告诉他们，生于这样的国度，最明智的对策就是接受现实，接受现实就是接受命运。这样可能得到一个酬报，那就是下一世可能转生到一个光明的地方。

那时候，这样的哲人就披着长发，待在离村落或王宫相距并不十分遥远的山洞里面。他们坐在里面沉思默想。想象人除了此生，应该还有前世与来生，想象除了自己所居的世界之外，还有很多世界的更大世界该是什么模样。这些世界之间隔着高耸的山脉，还是宽广的海洋？

他们认为魔鬼是一个必定出现，而且必须要忍受的东西。他们把必须忍受恐怖、痛苦和绝望的生命历程叫作命运，而人必须听从命运的安排。

有了这种哲理的指引，人们已经变得听天由命了。

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形下，莲花生大师转身踏上了归程，准备把巡察看到的结果向上天复命。

路上，他不断遇见人：农夫、牧羊人、木匠、陶匠，甚至巫师脚步匆匆地超过他，看他们僵硬而相似的笑容，看他们木偶一般的步伐，大师知道，这些人都听到了魔鬼的召唤。他摇晃那些人的肩膀，大声提醒他们转身回到自己所来的地

方，但没有人听从他的劝告。刚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他一定会抽身和魔鬼们大战一场。但这是回去复命的时候，他已经相当困倦了。他知道自己不能战胜所有的魔鬼。况且这些经过他大声提醒的人，并不因此就觉醒过来。于是，他对自己说了那句后来流传很广，而且，一千多年后传播更广、认同更多的话。

他对自己说：“眼不见为净。”

他的全句话是：“眼不见为净，我还是离开大路吧。”

于是他穿过一些钩刺坚硬的棘丛去到隐秘的小路上去。倦怠的心情使他都忘了自己是个有法术的人，这才使他在避开大路的时候，硬生生地从棘丛中穿过，而忘了念动最简单的护身咒语。结果，他袒裸的双臂被刺出了鲜血。这使他有点愤怒。他的愤怒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从他身体里一波波荡出，使那些棘丛都在他面前倒伏下去了。

小路上也不清静，牧人丢下羊群，巫医扔下刚采到手的草药，都动身往魔鬼发出召唤的方向去了。

小路很窄，那些急着超过他要去奔赴魔鬼之约的人不断冲撞着他。大师有些好奇，是什么样的魔法驱使这些人不顾一切地奔赴那个规定的地点。他也不由得克服了自身的困倦感，抖擞起精神尾随着那些人，往前赶路了。最后，他来到一个岩石被风剥去了苔藓，显露出大片赭红的山口，从那里望得见山下洼地里有一个碧蓝小湖。他记起来，那是他前来巡察时曾经走过，并且战胜过三个妖魔的地方。那三个妖魔能在地上地下自由进出，就像龙自由翻飞腾挪于湖水的上面与下面。这使得他不得不动用神力，把湖边一个个小丘岗整座整座搬起来扔到山下，那些巨石引起的强烈震动，使三个妖魔无所遁形，一个毙命于地下，剩下两个直接就被镇压在了沉重的岩石之下。现在，在曲折的湖岸上，还四处散布着巨大的岩石。当时，那些岩石是黝黑的，经过风吹日晒，岩石的表面却泛出了暗淡的紫红。这让他恍然记起，自己来到此地，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一年？两年？说不定已有三年。但是，就在这个当年他镇伏过妖魔的地方，湖水中间又出现了新的妖魔。那妖魔是一条巨蛇。它巨大的身子深潜在水下，在湖水中间，这妖魔施展法术，伸出的长舌幻变成一个开满艳红花朵的

漂亮半岛。半岛顶端，魅惑的妖女托着巨乳在半空飘荡。那些人正是听从了妖女歌声的召唤，因为迷狂，他们脸上那种僵硬的笑容变得生动了，如果说他们还残存了一点点意志，那就是为了指使自己那具血肉之躯，从巨蛇的舌头上直接进入魔鬼的口中。

他飞身到一块巨石顶上，大声喝止这些去赴魔鬼之约的人们。

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沙漏中漏下一粒沙那么短暂的犹豫。他的喝止只是使得天空中飘飞的裸身妖女发出更加曼妙的歌唱，而他不能召来空中的霹雳去袭击蛇魔，因为大群的人已经走在了巨蛇的舌头上，他不能将他们和蛇魔同时毁伤。蛇魔也知道他无从下手，把巨大的尾巴从湖的对岸竖起来，带着腥风，挑衅般地摇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飞身而去，越过那些高高兴兴地奔向自己悲惨命运的人们，站在了蛇口幻化而成的龙宫的入口。在那里，他定稳了心神与脚跟，念动咒语，使身体迅速膨胀，把那蛇口塞满而后撑开、撑开、再撑开，巨蛇的挣扎在湖上掀起了滔天的巨浪。鲜花与芳草消失了。那条想缩回口腔的巨舌把人们都抛入了水中。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大师幻变出的巨大身量终于撑爆了巨蛇的头颅。大师用神力将那蛇尸抛到岸上化成一系列逶迤的山脉。待大师回过身来，那一湖血水已将徒然挣扎的众生淹没殆尽了。

他喝一声：“起！”

说着就把众多被淹没的人身托到了岸上。

他又施展了还阳之法，有一半的人慢慢从沙滩上站起来。这时，他们脸上才显出了惊愕的表情，这才想起应该转身奔逃，但是，脚下哪里还有力气。他们躺在地上哭了起来。大师给了他们哭泣的力气。因为他需要收集他们的泪水，然后，像降下冰雹一样，把这些泪珠降在被蛇魔的腥血污染的湖上。泪水里的盐，吸收了湖水中的血污；泪水中的蓝色悲情四处弥漫，将充溢了湖水的暴戾之气吮吸殆尽。

大师还召来了欢快的鸟群停在树上歌唱，让这些劫后余生的人高兴起来。这种心情使他们重新站起身来，迈开双腿，走在了回家的路上。他们将回到自己的牧场，回到那些种植青稞与蔓菁的村庄。烧陶人回到窑场，石匠

回到采石场上，皮匠还会顺便在路上采集一些能使皮革柔软的芒硝。大师知道，他们这一路并不一定就能顺利，可能遇上强盗，也可能遇上邪祟。在河曲，在山间，在所有蜿蜒着道路的地方，都是这些命运并不在握的人在四处奔忙。他们都面临着同一个世界上相同的风险。

尽管如此，大师还是用最吉祥的言语替他们做了虔诚的祝诵。

大师自己不是神，或者说，他是未来的神。眼下，他还只是经虔敬的苦修得到高深道行的人。他身上带着许多制胜的法器，脑子里储存着法力巨大的咒语。这时，他还不能自由地上达天庭，但他能够上升到天庭的门口。在那里，救度苦难的观世音菩萨，等他告诉巡察岭噶遇见的种种情形。

然后，菩萨再把他汇报的情况转禀给上面。

他是乘坐大鹏鸟离开岭噶往天上去的。

起初，他觉得有些头晕目眩，大鹏鸟背上除了那些漂亮的羽毛，没有什么可抓拿的。他觉得自己可能要从这虚空中掉下去了。后来，他想起，自己就是踩在一束阳光上也可以凌虚飞翔。害怕是因为被那些刚刚拯救出来的人弄得心神不定了。

他只稍稍调整一下呼吸，就在大鹏背上坐得稳稳当当了。他一头纷披的长发飘飞起来，掠过头顶和耳际的风呼呼作响。他把飘飞过身边的云絮抓到手中，拧干水分，编结成大小不一的吉祥结，抛向下方。因为他法力已是那样的高深，当他将来成了神，那些吉祥结落地之处，都将成为涌现圣迹的地方。

从上方传来含有笑意的声音：“如此一来，将来的人就能时时处处地想起你了。”

本来大师只是一时兴起，随手采撷云絮，随手挽结些花样，随处抛洒了，没想到却让上界的神灵看成一种刻意的纪念，不由得心中惶然，连忙喝止了大鹏，敛身屏息，低眉垂手，道：“贫僧只是随兴而动……”

上方没有声音，只有一种深含着某种意味的沉默。

大师就觉得有些懊恼了：“要么我去收回那些东西再来复命。”

“罢了罢了，知道你只是脱离了凡界，心中高兴而已。”

鹏鸟背上的大师这才长吁了一口气。

菩萨说：“自便些，下来说话吧。”

可虚空之中怎么下来？

“叫你下来就只管放心下来。”菩萨笑着挥挥手，就见虚空之蓝变成了水波之蓝，荡漾的涟漪间，一朵朵硕大的莲花浮现，直开到他的脚前。他踩着朵朵莲花移动身子时，只觉得馥郁的芳香直冲脑门，感觉自己不是在行走，而是被这一阵阵花香托着来到菩萨跟前。

菩萨温声抚慰：“难为你了，那些邪魔外道也真是难缠。”

为这温软的慰问，他倒自责起来。他说：“回菩萨话，我不该遇到太多妖魔时就生出厌倦之心。”

菩萨笑了：“呵呵，也是因为愚昧的苍生正邪不分吧。”

“原来从上天什么都可以看见。”他想，“那为什么还要让我去巡视一番？”

菩萨摇动丰腴柔软的手：“天机不可尽测。不过，等你也上来永驻天庭的时候也就明白了。”

这么一说，大师就心生感激了：“是，我必须积累足够的功德。”

倒是菩萨说得明白：“对，人成为神也要有足够的资历。”菩萨还说，“你在岭噶所见所闻，所做所想都不用细说了，下面发生的一切，上面都看得清清楚楚，不但已经发生的看得清楚，就是未曾发生的也一清二楚。”

大师说：“那何不索性彻底地解决了下面苍生的一切困苦？”

菩萨的神情变得严肃，说：“上天只能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指点。”

“那容我再去奋战！”

“你的使命已经圆满，你的功德也足以让你摆脱轮回，由人而神，位列天庭了。从此以后，你就以你高深的法力护佑雪山之间的黑头黎民就可以了，再也不用亲自现身大战妖魔了。”

菩萨说完，转过身去，踩一朵粉红祥云飘然进了天庭高大的阙门，大师等了几炷香工夫，也不见菩萨出来。一时间，他免不得有些不耐烦了。菩萨没有交代要等他，或者无须等他，更没有交代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进入天庭，免不得

使他心中焦躁起来。依着未修炼成大师前的急脾气，他早翻身上了大鹏鸟背，径直回到早先修行的深山里去了。

[说唱人：牧羊人的梦]

是的，焦躁。

那些云絮飘来荡去，焦躁。

这个牧羊人已经做过很多次这个梦了。每一次梦到这里，当那个名气最大的菩萨进入天庭之门，故事就不再发展了。他就是在梦中也知道自已处于焦躁的情绪之中；就是在梦中，他也知道，正在焦躁着的其实不是徘徊于天庭门口等待消息的那个人，而是他自己在等待梦中的故事出现新的进展。

在梦中，他往天庭深处望去，看见晶莹剔透的玉石阶梯一路斜着向上。近处很坚实，到了高远处，就显得轻软了。然后，阶梯好像不是消失于云雾之中，而是不胜自己的重力，在高处突然跌落下去了。那也是视线的跌落之处。在夏季牧场的尽头，他登上过海拔五千多米的戴着冰雪头盔的神山。在顶峰，视线也是这样突然折断的，山势就那样突然间倾折而下，那些断崖下面，云雾蒸腾，而在云雾之外，就是另外的世界。不是此世界，而是彼世界了。可彼世界是什么样子，可能今生今世都无从看见。

在梦中，他好像得到某种暗示，到某一时刻，那个世界就会在他面前轰然洞开。轰然洞开，他脑海中真的出现了这个词。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个一字不识的愚笨的牧羊人。但在最近这些梦里，他好像很有悟性了。这不，就在焦躁地等待梦中的故事往下进展之时，脑海中就突然出现这个书上才有的文雅的词。他脑海中一冒出这个词，世界真的就发出了轰然的声音。那是夏日里冰川融化时从陡峭山坡的砾石滩上倾泻而下的洪水的声音。这声音使他从梦中醒

来。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在一个长满伏地柏的背风的小丘后睡着了。羊群分散在四周的草滩上，伸出舌头揽食鲜嫩的青草，它们鼻翼不停掀动，捕捉微风中的种种气息，其间不断露出粉红色的鼻腔。看到他醒来，这些羊都仰起那天生就长得很悲哀的脸，对他叫道：

咩——

这时，梦中那机灵劲儿还没有过去，于是，他心中涌起一缕悲悯之情，因为这让他想起了梦里那些被魔鬼驱使的人群。

他看看天空，其中似乎包含着某种启示。这时，曾在梦境中作响的声音再次轰然响起，像千军万马从远方奔驰而来。他抬起头来，看见自己身居在这个世界的尽头，那座神山顶峰下面的漫坡上，厚厚的积雪裂开巨大的口子，和铁灰色的岩石山体分裂开来。这些厚厚的积雪低沉地轰鸣着，慢慢向下滑动，直到断崖处，发出了更大的轰响。沉重者向下坠落，轻盈者向上飞升。最后一股强劲的气流直扑到他面前。冷冽而清新至极的空气使他从惺忪的睡意中彻底清醒过来。这是他一直在盼望的最大的那次雪崩，这说明夏天已经真正来到了。在他四周的草地上，紫色的龙胆已然开放，一丛丛凤毛菊长满茸毛的茎干顶端已经结出了硕大的蓓蕾。

他不会太注意那些花，作为一个牧羊人，他想的是，雪崩的危险消除后，明天就可以把羊群赶到更靠近山脚的地方，那里的牧草已经非常茂盛了。雪崩的声音使羊群有短暂的惊惶。他想起点什么，仰起脸瞭望了一阵天上的流云，他突然明白，是想起了那个梦。每次醒来，那个梦都被忘得一干二净，只有焦躁的情绪还留在心头，像罩在天空一角的乌黑的云团。这天，他却突然看见了自己的那个梦，看见这块土地上早就发生上演过的故事。不只是上演——草原上，农庄中，千百年来，都有说唱艺人不断讲述这个故事。他也很多次聆听过同一个英雄故事《格萨尔王传》。只是，迄今为止，他遇到的说唱艺人并不十分出色，只能演说伟大故事的一些片断。听说，在遥远的地方，有少数天赋异禀的人们能把这些故事演说完全，但也只是听说而已。他只是听过这个漫长故事的一些生动的片断。



现在，他想起了那个梦境，知道这个梦境就是那个伟大故事的开头部分，是他听过的那些英雄故事片断的开头部分。

这个世界如此安静，他却分明听到隆隆的雷霆声滚动在山间。而他就像被闪电击中一样，浑身颤抖，汗如雨下。是什么力量让他看到那伟大故事的开场？好多故事讲述者，一直找不到这个故事的开场。因为没有开场，所以，他们就只能讲述片断，无从知晓一个伟大事件的整体：缘起、过程、结局。牧羊人的叔父就是这样一个艺人。他是一个经版雕刻师，住在两百里外的一个农耕的村庄，农事之余就在梨木上为印经院雕刻经版。他盘腿坐在院子中央，在一株李子树的阴凉下，一刀，一刀，木屑从指缝间漏出，脸上却爬上了越来越深的皱纹。有时，他会喝一点淡酒，之后，就歌唱一些岭国大王格萨尔的故事片断。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只是描绘：故事主角骑着什么样的宝马，拿着什么样的兵器，穿着什么样让英武的人更其英武的盔甲，会什么样的法术，如果没有一点仁慈心在，很轻易就可以杀人如麻。

“然后呢？”牧羊人很多次这样问叔父。

“师傅就讲了这么多，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

“那你的师傅是谁教的？”

“没有，他是做梦看见的。他病了，发高烧，说胡话，梦见了这些故事。”

“他就不能把梦做完整一点？”

“我亲爱的晋美侄儿，你的问题太多了。你走这么远的路来看我，把小毛驴的腿都走瘸了，就是为了来问这样的傻问题吗？”

晋美笑笑，没有回答。

在这个农耕村庄长着几株李子树的院落里，晋美看叔父把一块梨木版平放在膝头上，嘴里念念有词，用锋利的刀子刻出一个个轮廓清晰的字母。他不想在屋子里和他的堂弟堂妹待在一起。上高中的堂妹明确地表示，讨厌他那一身腥膻的牧场味道。他自己也感到奇怪，自己在牧场上是没味道的，但是到了视野促狭的农耕村落中时，自己身上真的就有了一种味道。他不得不承认，这种味道，正是羊啊牛啊这些畜生身上的味道。